

俄语 言语学 探索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УЧЕНИЮ О
РУССКОЙ РЕЧИ

陈国亭 等著

俄语 言语学 探索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УЧЕНИЮ О
РУССКОЙ РЕЧИ

陈国亭 等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语言语学探索 / 陈国亭等著.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7.10

ISBN 978-7-5600-7002-5

I. 俄… II. 陈… III. 俄语—语言学 IV. H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6991 号

出 版 人: 于春迟

责任编辑: 周小成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外国语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12.5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0-7002-5

定 价: 19.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前 言

如果说语言学的研究是宏观的、战略上的,注重的是语言中共性的东西,那么言语学的研究就是微观的、战术上的,注重的是言语中个性的东西,两者是互补的。创建俄言语学,正是为了补充俄语语言学对微观现象研究的不足,应该说,俄言语学研究的系统化必将促进语言学的发展,并对俄语实践教学,即无论对教材的编写还是对教学内容的设置,都将起到必要的指导作用。

多少年来,语言研究中共性原则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当然,任何语言的发展都有一条主线,偏离这一条主线的言语现象开初都会被视为异类,甚至看成错误而不断被纠正。直到这个异类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并在实际生活中被广泛应用之后,语言学家们才会出来做个总结性的研究、归纳,写到文章或书里,并给予正式承认,从而这个异类便入了正册,成为语言中的一个正式成员而不再被歧视,这时一般会与原有的现象并存一段时期,而再过一定时间,原来看作正规的东西反而成了不再使用的非法成员。现实言语中的许多东西最终进入语言的例子不胜枚举。言语现象不断充实语言,从而使语言体系不断丰富,这无疑是一个良性的发展过程。

创建俄言语学,是力求完善俄语语言研究的一个尝试。俄言语学借鉴俄语语法学(词法学、句法学)、词汇学(语义学)、修辞学、篇章学以及逻辑学、语用学、认知语言学、心理学等多门学科的研究成果,从微观、个性的角度,对俄语具体使用中的种种异变现象进行综合的多学科的全面研究。具体说要探讨俄语词在使用中的形态演变和形成机制,揭示词组和句子以至篇章(话语)结构

在语言长期使用过程中的变异现象及形成的原因和规律。

俄语的言语研究应以实际应用为原则,即以使用中的词语和句子为基本语料,必要时要在超句统一体和连贯言语中,动态地揭示和描述词、词组、句子在使用中的各类异变。如名词性、数意义和格形式的异变、动词体(时)、态、式的活用、人称代词指代功能异变、词组结构异变、句中联系(类一致、类支配、类依附)的变化、隔断现象、简缩句的形成机制和变化、句际联系及句中成分的省略和代换、句子结构变形以及词序变化、复合句连接手段的同义、近义现象及使用中的异变等等。上述这些活的言语现象的历时和共时状况既是研究的重点,同时也是研究的难点所在。这种研究须在大量地并且广泛地调查和收集言语事实的基础上进行,需要研究者具有深厚的语言学功底和敏锐的洞察力、踏踏实实的研究精神和工作态度。

本书是写给中国人看的,目的是使中国学生能够更理性地掌握俄语中那些言语异变现象,从而有利于提高口、笔语中运用俄语的质量。

本书中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章第二节由徐英平撰写,第二章第四节和第七节由黄东晶撰写,第三章第二节由兰巧玲撰写,第四章第五节由李侠和张扬收集了部分例句,这些部分均由陈国亭修改完稿。全书其他章节均由陈国亭撰写。

本书从构思到成稿,历时数载。不过由于俄语言语学作为一门学说尚属初创,本书中所讨论的东西可能还需要时间的检验和历史的承认。况且,本书不过研究了浩瀚的言语现象中的一部分,难免挂一漏万。而作为开创性的研究,必然要能承受批评并允许不断修正。我们向广大同仁和读者奉上这本书稿,本意也是希望能听到批评和建议,以促进更进一步的研究。

作者通讯地址:150080,哈尔滨,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 125#

联系电话:0451—88197949

E-mail:cgt20032001@yahoo.com.cn

陈国亭

2007 年 3 月

目 录

绪 论	1
1. 俄语言语学的理论基础和研究对象	1
2. 俄语言语学的观察视角与研究思路	5
2.1 宏观和微观	5
2.2 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	6
2.3 静态与动态	6
2.4 能指、所指和语境	7
2.5 形式和意义、结构与功能	9
2.6 省略与零形式	10
2.7 语言材料与言语表达:人本中心论	12
2.8 句子和表述(句)	14
第一章 形式和意义	16
第一节 词素衍变与构词模式衍生	16
1. 构词成素衍变	17
2. 构词模式衍生	19
第二节 名词的性形式和意义	30
第三节 名词的数形式和意义	34
1. 普通名词	36
2. 专有名词	38
3. 物质名词	40
4. 集合名词	51

5. 抽象名词	55
第四节 形容词的长、短尾形式和意义	75
1. 形容词的长尾形式和短尾形式	75
2. 形容词的形式、意义和功能	78
第五节 动词的体形式和意义	89
1. 使用固定体形式的场合	93
2. 体的竞争现象	103
第六节 动词的式形式和意义	112
1. 陈述式的语用意义	113
2. 命令式的语用意义	116
3. 假定式的语用意义	119
第二章 形式与关系	122
第一节 名词的格形式与词之间的关系	122
1. 一格扩张现象	122
2. 四格扩张现象	127
第二节 词形式与词组合形式的形式和功能变异	131
1. 俄语外来语词变异	132
2. 俄语本族语词变异	137
3. 跨类词功能变异	140
第三节 形容词(副词)比较级形式与比较关系	143
1. 比较级	143
2. 最高级	148
第四节 代词与指代关系	152
1. 第一人称代词	153
2. 第二人称代词	155
3. 第三人称代词的指示和照应易位	159

4. 指示代词意义的虚化	164
5. 复杂句法结构中的反身代词照应语	167
第五节 动词数形式与主体数量关系	169
1. 主语和谓语的协调一致关系	170
2. 必须或倾向于用单数的情况	176
3. 必须或倾向于用复数的情况	178
第六节 动词时间与动作的时间关系	180
1. 现在时形式的转义和相对用法	182
2. 将来时形式的转义用法	187
3. 过去时形式的转义用法	193
第七节 动词的人称与言语角色之间的关系	195
1. 第一人称形式	195
2. 第二人称形式	196
3. 第三人称形式	197
4. 命令式人称形式	198
第三章 结构和语义	200
第一节 句法结构与语义结构	200
1. 词组合中的可替换现象	203
2. 句中语词搭配的可替换现象	236
第二节 被动结构与被动意义	250
1. 标记被动句	250
2. 非标记被动句(意义被动句)	254
第三节 词组合的语义等值替换与句子结构异变	263
1. 词组合形式异变	264
2. 句子结构异变	270

第四章 结构与功能	284
第一节 句子功能变异	284
1. 陈述句的功能变异	284
2. 疑问句的功能变异	295
3. 祈使句的功能变异	300
第二节 句子结构的简缩	310
第三节 隔断结构	314
第四节 句中词语的省略(零形式)、代换与重复	319
1. 省略	319
2. 代换	322
3. 重复	330
第五节 肯定与否定结构的功能转换	333
1. 形式逻辑与句法形式	335
2. 语句构成与语用功能	336
第六节 词序变化与功能	350
1. 词序构成与变化的相关问题	350
2. 句子词序变化与功能	357
 结 语	383
 参考文献	386

绪 论

1. 俄语言语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对象

使用中的语言即言语,有关言语的学说即言语学。

建立与语言学相对应的言语学,其目的是从多维视角对语言在具体使用中所产生的各种异变进行全面、系统的微观研究。

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指出:“语言和言语是互相依存的;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1〕而且“在句段的领域内,作为集体习惯标志的语言事实和决定于个人自由的言语事实之间没有截然的分界”〔2〕。从这个意义上讲,语言和言语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但是这不等于说语言和言语不可以分别去研究。研究一种语言,更多的是注意它的共性的东西、总体上的特点,而研究与一种语言相对的言语则主要是注意它个性的方面、它的具体异变。也就是说,对语言在具体使用中的种种异变现象进行综合的多学科的、全面的微观研究,正是言语学的任务。而迄今为止至少是国内,尚无人将具体的言语作为一种体系进行专门的研究,从而建立言语学。作为言语学来说,正因为它的实践性,研究中只能从一门具体的语言如英语、俄语、汉语等入手。反

〔1〕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第41页。

〔2〕 同上.第179页。

之,语言学可以是具有通用意义的普通语言学,从理论上讲,建立一个适用于世界上所有语言的普遍语法(至少在主要方面)是可能的。而“在中国,对语言共性的研究至今还没有形成规模,成绩更是微乎其微”^{〔1〕}。当然,我们在这里并不想具体去探究普遍语法,我们只是想指出语言学和言语学在研究范围和侧重点上有本质的区别,当然我们同时又不能否认两者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俄语语言语学不应再去研究词的基本构成方式、词与词的组合方式和句子的基本结构,因为那是语言学中语法学的任务,言语学一定要研究在具体场合下词的形式异变,如名词数、格等异变所产生的语义功能变化,动词体、时、态、式活用的语义功能变化等,也要研究词组合打破常规的新的结构形式,如分析性联系和熟语性联系等,更要研究句子结构变形,如隔断结构、简缩句、句子成分的省略和代换、词序变异等所带来的句子意思变化以及种种交际功能变化。

王德春先生指出:“当语言学研究进入言语领域时,语言学者不仅研究语言体系本身,同时还研究使用语言的过程和结果,研究言语活动、言语机制、言语环境、话语建构、话语理解,乃至话语本身,形成话语分析、话语语言学、语境学、语体学、言语修养学、语用学、现代修辞学等分科。”“言语研究与语言体系研究也是互补的。”“语言研究和言语研究的这种互补性,证明单纯分析语言结构体系有不足之处。”“语言学研究的真正出路是形式和功能的结合,语言和言语的结合,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进行研究而又相互取长补短,相辅相成,共同揭示语言的本质。只有这样,当代语言学才能获得更大发展。”“过去的语言研究,重点是宏观语言的标准体系,不怎么重视语言中的微观变体,特别忽视偏离语言规范的变体。”

〔1〕 程工. 语言共性论.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第5页。

“微观变体和宏观语言体系在功能上是互补的。”“所以,用微观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语言,无疑又开辟了语言研究的新角度。”〔1〕

从微观的角度研究语言,恰恰是言语学的任务。俄语言语学要以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同时借鉴其他学科,如修辞学、篇章学、语用学、逻辑学、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成果,但要改变一下角度,即从微观现象出发,揭示词、词组和句子在使用中的演变和形成机制以及各类异变形成的原因和规律。

这里我们将从一些具体的角度去研究言语现象。我们要从言语交际即言语活动出发,立足于言语环境,观察言语变体,探索言语建构机制,总结言语规律,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言语能力,提高其言语修养水平。

我们的研究内容将从规范的语言系统(语音学)转向具体的语流音变,由此可以建立言语音变学,从词汇的词形和语义的统一(词法学、语义学)转向词形和语义的异变,从而建立言语词变学,而从语句的一般构成规律(句法学)转向话语句的形式与功能的分离,这样便可以建立言语句变学。

据我们观察,在严格将言语与语言分开之后,可以发现,原本归为语言学研究范围的话语(篇章)语言学、语用学、修辞学等实际上主要应是言语学的研究对象。因为话语(篇章)语言学研究的基本是话语句在组成篇章时的结构变化和语用功能,语用学研究语句在应用中的具体功能变化,所谓言语行为理论正可以证明其研究角度与语言学有本质的不同,而修辞学主要研究的是语词或语句在应用中所产生的修辞色彩和修辞功能,实质上已是语言在使用中的功能异变,已超出了语言本身在组词或造句时的本义。这

〔1〕 王德春.多角度研究语言.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第4—6页。

些修辞功能的变异正是在言语中产生,在言语中异变,所以应属言语学的研究范围。这样,我们应将所谓话话(篇章)学称为言语篇章学,将应用语言学称为言语应用学,而将修辞学称为言语修辞学,等等。

显而易见,俄语言语学与俄语口语(устная речь)或会话语(разговорная речь)有一种必然的联系。因为任何语言的演变都首先由口语开始。这样讲,似乎我们应该跟踪语言在口头言语中的变化并做及时总结和反映,似乎这才是言语学的任务。我们说,尽管口语中的变化领先于笔语,但由于言语中的变化须经一定的时期才能被社会接受,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根据印刷品、广播、电视、因特网等各种媒体对这种变化的接受程度来决定是否有必要对该异变现象做个总结归纳乃至下个结论。所以我们要注意的是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定形的东西。

苏联解体之后,随着政治、经济生活的改变,俄语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此有所反映,但主要表现在新词的大量产生上,这期间,各类广告用语对传统的语法结构也相应地产生一定的冲击甚至突破。这些变化理所当然地要纳入我们的视野,不过对那些尚未定形的东西,我们的态度还是先观察着再说。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注重的是口语中所产生的异变在文字材料中的反映,因为文字材料相对来说是基本上或趋向定形的东西。也就是说,那些暂时只停留在口头语言中而在文字材料中没有反映的东西,我们可以暂不考虑。

综上,俄语言语学的任务就是站在微观的立场上,从应用的角度揭示俄语在使用中种种异变现象的规律性的东西,并对它们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由于个人能力和时间所限,对俄语言语学的研究现今还暂时处于初步探索阶段,而且本书只将范围局限在言语词变学(形态

学)和言语句变学(结构学)之内,至于言语音变学、言语词汇学、言语篇章学、言语应用学、言语修辞学等领域只有等以后或其他学者去做,事实上,这些方面的研究在俄语学界一直没有停顿,只不过没有将其定位在与语言对立的言语上,专门对异变现象进行全面的系统研究而已。

2. 俄语言语学的观察视角与研究思路

应该说,俄语言语学的研究与俄语语言学的研究在原则和方法上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在立足点即观察角度上却有本质上的差异。这里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2.1 宏观和微观

以句子的构成为例。宏观上讲,一个简单句可以有双部句和单部句,双部句中可分出主语和谓语,而单部句只有一个主要成分。但从微观上讲,在一定的上下文中,情形未必都如此。请看:

① Мне стало страшно. **Её. Себя.** (Г. Д. Робот)

② Она вынула бельё из рюкзака и всё пересмотрела и починила... Напомнила взять тазик и кисточку для бритья. **И крем для сапог. И щётку.** (В. Панова)

这两个例子中,后面的词及词组单独成句不是偶然的,它们与不单独成句时的情景已有不同,如例①连成一句应说成: Мне стало страшно и её, и себя. 或 Мне стало страшно её и себя. 但不能说成: Мне стало страшно её, себя. 例②连成一句应说成: Напомнила взять тазик и кисточку для бритья, крем для сапог и щётку. 或 Напомнила взять тазик, кисточку для бритья, крем для сапог и щётку. 显然它们单独成句时在连接方式上已有所加工。这

说明,语言学中语法学的建立是以宏观的语句结构为基础的,其目的是揭示其共性的东西。而俄语言语学则应以语句的微观变异为切入点,也就是说言语学的依据虽然是宏观的语句结构,但观察所遵循的却是微观原则,即观察点是微观上的异变和这种异变的形式特点及语义功能。

2.2 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

单纯的组合关系,即不产生聚合体的语言点,不是我们要研究的重点。我们着力注意那些有同、近义现象的形式聚合体,如:

- ① обвинение заместителя
- ② обвинение заместителю
- ③ обвинение в адрес заместителя
- ④ обвинение по адресу заместителя

这几个搭配形式语义相同,都是“归咎于副手”,但①、②是中立语体的搭配形式,而③、④具有公文语体色彩。我们要观察的正是此类语言点在修辞上的差别及语义功能上的不同(如果有的话)。就是说,我们注意观察这些组合在搭配形式上的不同,其目的是要揭示其语义及修辞上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正是语言在使用中也就是在言语中才能发生的现象。所以,我们在观察言语异变现象时要把握的便是聚合体,聚合原则是我们分析一种言语现象时应用的一个衡量标准。

2.3 静态与动态

对比起来,语言学描写的语言现象是静态的,是较长一段历史时期中相对固定的,而言语学描述的言语现象是变异的、动态的、发展的,例如:20世纪50—60年代以前,没有相对应与阴性词的表人名词,如:врач, доцент, педагог, мастер спорта, профессор,

секретарь, судья, хирург 等还不可在表示女性时在语法上有所表现,即与其连用的形容词和动词过去时用阴性形式。但到了70—80年代,这种搭配形式已被科学院语法所承认,如可以说: Наша врач пришла. Дело рассматривала районная судья. ^{〔1〕}但这种被允许的说法只限于这类名词用于一格形式,即充当主语或表语时。

严格地说,静态与动态只是相对的概念。从较长一段历史时期来说,这种变化是动态的,但从眼下这一段历史时期来说,这种现象又是相对静止的。所以,我们能描述的东西从长远来看是发展变化的,但从眼下看却是相对稳定的,否则我们也无法抓得住。因为,动态地描述言语的变化是言语学研究要采取的一个重要方法,而动态原则是我们考察一个言语现象发展变化所依据的一个重要原则。

2.4 能指、所指和语境

索绪尔的能指和所指论应该说是词语作为符号的经典解释。但是在言语实践中我们看到,所指处在动态变化中,而其决定因素是语境。

语境,广义来说,还应包括上下文,因为上下文对确定词义同样可能起决定性的作用。从本质上说,上下文可以反映词语在组合时相互间的内在制约关系,如俄语中 чай 的二格用 чаю 还是 чая 取决于与其连用的词是表示(容)量关系,还是表示性质关系。前者用 чаю,如: стакан чаю, пить чаю, 后者应用 чая,如: узнать запах (аромат) чая。而此时,同为阳性物质名词的 хлеб, овёс 却没有二格变体形式(-у)而只能用-а形式,这是因为俄语历史上这两个词没

〔1〕 引自 АН СССР. 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М., 1980. стр. 249.